

漢譯日本古歌名家：

錢稻孫傳奇

● 楊聯陞遺作·趙廣颺校訂

白圭之玷瑕不掩瑜

錢稻孫在日本語文方面，是第一流的名教授，抗戰前在清華服務多年，今日的清華校友很多不願意談錢稻孫的事。理由是在日本侵略者佔據華北的時候，錢稻孫曾在偽北大擔任過重要的行政職務。這當然是「白圭之玷」。不過俗語說，關雲長「身在曹營心在漢」。曾經有過大略相似的經驗的人，對於這種苦境苦心，也許可以諒解幾分。就我所聞，在勝利之後，錢稻孫曾依照國法的裁判，受過禁錮的懲罰。期滿之後，已還其自由之身。而且雖然已在高年，對日本古今文學的翻譯，仍然繼續努力，責備似亦不宜太過。我是錢稻孫日文的學生，後來又以種種因緣，特別受過他的知遇，感激甚深。

錢稻孫生於光緒十三年（一八八七），浙江吳興人。父親諱恂，在前清時曾任日本公使館參贊、中華日本留學生監督、義大利公使。民國以後隱居，在民國十一年去世。錢稻孫少年時在慶應普通部，東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畢業，以後跟着父親到義大利，在羅馬大學畢業。回國以後，

歷任教育部主事、視學、僉事、北大東方文學系講師。由民國十六年九月起，任清華外國文學系講師，二十年起，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教授，並曾兼任圖書館長。其間也曾在他校兼課。大約從民國十年，就在家裏（東廂房）設立「泉壽東文藏書」，蒐集日本書籍，供人閱讀。大略以文史方面為主。內容之豐富，就個人圖書收藏而言，在當時可能是國內最大的。

錢稻孫教書循循善誘，而又非常之認真。對於文法的講解，尤其如格助詞「テニヲハ」之類，不厭其詳。不大注意會話，對讀音却很重視。常說，有很多留日學生回國之後，拿起一本普通的日本書報來，還不能用日本音朗讀，很多漢字只含混着用中國現代音讀，這是很可恥的。第二年日文選讀的資料，文學方面的不少。如夏目漱石的「我是貓」（後來有尤炳圻譯本，尤其是清華

外文系畢業，後來到東京帝國大學——今日只稱東京大學——留學）曾讀過一大部分。練習從中文譯成日文，則有時太難。記得有一次領導全班試譯紅樓夢「劉姥姥是信口開河」那一回裏的一段：「那劉姥姥雖是個村野人，却生來的有些見

識，……因說道：『我們村莊上，種地種菜，每年每日……』」那一段確是好材料。可惜大家程度還差，多數的同學，只能對付着譯個三五句，只好看錢稻孫自己表演講解了。

錢稻孫又勸大家多讀日文書報，多作翻譯。「東洋史研究」有內田吟風一篇長文「北朝政局中鮮卑及諸北族系貴族之地位」。我因他的鼓勵，曾試為節譯，交給大公報上由張蔭麟主編的「史地週刊」發表。一九六二年我被邀到關西大學作過一次講演。初次遇到內田吟風，他還記得此事，我告訴他，他的日文特別難懂，有些像德文。他的同事說，內田對好幾種歐洲語文，都有根柢，可能是受了西文的影響。我在關西講演那一段事情，芝田稔有一篇頗生動的記載，見「史泉」第二十五號。

在七七事變之前，錢稻孫對時局確是偏於悲觀。他覺得就中日國力而言，如果單打獨鬥，我們實在打不過。有時在課外甚至於感慨的說：「我深恐日本會征服中國或中國的一部分，不過他們的氣數，一定會比元朝短的多。」所以從基本上說，他對中華民族的復興，是深具信心的。他

又常勉勵同學說：「我們的政治家要同日本的政治家比，軍人要同日本的軍人比，教授要同他們的教授比，學生要同他們的學生比。要比過他們，這樣才有希望！」

錢府結交日本學人

我第一次到受壁胡同錢府，大約是在大二或大三的時候。好像是去「泉壽東文書藏」借書，也許是為了商談標點「國學文庫」的事。那時北平有一家舊書鋪文殿閣，重新排印了若干種關於邊防與非漢族的史籍雜著，名之曰「國學文庫」。起初沒有標點，後來錢稻孫介紹我在課餘之暇，給他們句讀過十一二種，報酬是送了我一套「國學文庫」，約有三四十冊。

受壁胡同那所房子很大，有好幾進。錢府人口雖多，仍舊住不了，好像有時有一部分出租。七七事變後，浦薛鳳一家由清華搬到城裏，浦薛鳳自己先南下，浦太太陸佩玉因有小孩不便，就在錢府跨院借住過一些時候。浦太太跟內子繆鈔同在一九三七年生小孩，在協和醫院有同病房之雅交成朋友，內子後來也曾去訪問過浦太太幾次。

那幾年錢稻孫的太夫人還健在，但不大出來。太夫人能詩。記得老人家給錢稻孫的詩有「但冀傳家學，何妨執教鞭」之句。太夫人也能說日本話，有一次（可能是唯一的一次）我在錢府陪客人喫午飯，太夫人也在座。主客好像是東京帝大的和田清教授，明清史專家，那年剛得到文學博士。太夫人在席上介紹我說「這是稻孫的高足

，日語很高明（上手）。」錢稻孫趕忙解釋：「高明可談不到。」那是真話。我的日本話，那時只能說幾十句。京都大學的平岡武夫，唐史專家，那時專攻經學，曾在錢府作房客一年有餘。那一次好像也在座。我同平岡談過幾次，他的中國話比我的日本話，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了。後來我兩次到西京，同平岡交誼更深了，可是對他總不敢說日本話。

除了和田、平岡之外，我在錢府遇到的日本學人，後來又在日本屢次見面的，還有森鹿三、宇都宮清吉，兩位當時都是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的研究員。森鹿三那時專攻歷史地理，主持漢簡研究班是後來的事（現任人文所所長）。宇都宮同我都治漢史，下及六朝。他的中國話同我當時的日本話差不多，兩人討論學問，還得借重筆談。

七七之後，我曾請錢稻孫介紹一位日本學人交換語文，他介紹了東京大學的竹內好。竹內是魯迅專家，但也極愛郁達夫的作品。我的印象，他是個偏於憂鬱型的人，不苟言笑，可是心裏很有熱情。我們約定，絕對不談政治。（實際上他對日本軍閥之侵華不以爲然，我也知道）除了交換語文之外，有時下圍棋（我們的棋力都只在業餘初段左右，下日本象棋（即「將棋」，是他教我的），還有溜大街逛書攤等。我們來往了近一年，不記得因爲甚麼緣故，竹內一定要回國。我送了他一首詩：

涉海多來者，胡為君獨行？浮雲傷客眼，明月動鄉情。

富貴草頭露，文章身後名。何當重聚首，把酒復開杯。

訪日遇舊把酒開杯

因竹內又認識了永島榮一郎（治中國語音學），松枝茂夫（後譯紅樓夢），兩位好像也都是東大出身。後來他們都在都立大學同事，一九五七年我第一次訪日，去看過他們，還一同出去下小酒館兒。那時竹內在日本的自由獨立而稍稍偏左的思想家著作家之中，已經頗有地位。除了都立大學教書之外，大約版稅收入也頗可觀。一九六二年我重到日本，又去訪他。才知道他因爲政見與某些人不同，一怒而辭去都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，以示抗議，已經變成只以寫作爲業的自由作家了。我到他家去拜訪，住處雅潔樸素。這次才出妻兒女，還說女兒希望將來能到美國來讀書。飲酒喫牛肉鋤燒之後，談起他的辭職，他說：「有人污蔑我，說我受了什麼的人收買，真是不值一笑。」這一次他說，我的日本話已經比他的中國話流利了，堅執一定全用日語。酒是把過了，杯則未開，因爲他說他的圍棋更退步了。岔子出得太遠了，再回到錢府。錢太太（師母）顯然是一位極能幹而又有學問的夫人，治家井井有條。五位公子，端仁、端義、端禮、端智、端信，我見過三位（老大老二老五），好像還有一位小姐，可是不大露面。端信還在中學時期，因爲不願留在淪陷區，自己單獨南下了。

合編一部日華字典

端仁、端義都是留日回國的，我同他們常見，是因爲七七後一兩年，錢稻孫主持過一個編輯日華小字典的計劃。參加的人有端仁、端義、尤炳圻同我，好像還有姚鑒（姚華荃父子也曾留日，專攻美術史）。辦法主要以三省堂出的簡明日英小字典爲主，先把其中的字與詞，寫在卡片上，譯成中文，然後參考大中小型的字典詞典若干種，增刪改正。譯文要精簡明確，特別注重中日文漢字相同而意義或用法不同之處。每人分擔一部分，每星期日聚會一次，（往往是一下午）由錢稻孫領導改定。晚飯總是到四牌樓同和居大喫大嚼一頓。錢稻孫與出版家定有合約，預支了些版稅作編輯費，按月分給大家。爲數雖不甚豐，大家作的都很起勁。到一九四〇秋我出國時，共約完成近五分之一，後來似乎沒有下文了。

此時錢家兩位公子同尤姚諸公已在各處教書。一九三九年，錢稻孫曾派聽差給我送來僑北大聘書，我只好親自送回，婉轉辭謝。大約在此時前後，錢稻孫又曾問過我要不要到日本某商業學校去教中文，我也謝絕了。可幸的是，那時因錢稻孫的介紹，我已經作了賈德納 Charles Sidney Gardner 的助手，每月有相當的收入，生活可以維持。

喜從天降到美上課

說起賈德納來，他是我最好的西友，也是我能來美國的大恩人。要說我的英文，在清華作學生時成績只在乙丙之間，作夢也沒有過考取留美公費生的妄想。後來竟然來美，只是偶然而又偶

然的機會。那時賈德納是哈佛大學遠東語文系助教，照例有一年休假進修。全家在北平住南池子。請了一位中國青年學人幫他看中文書日文書，就是周一良。錢稻孫與賈德納本不相識。周一良是燕京大學出身，中英日文都好，治南北朝隋唐史，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。那一年由洪煨蓮（業）等推薦，得了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，要到美國讀博士學位，想找一個替身，寫信問錢稻孫，錢稻孫就推薦了我。

我與賈德納一見投緣。除了幫他看學報（如「支那學」「東方學報」——東京、京都兩種——等）用英文作提要之外，還幫他選擇各書舖送來的他要替哈佛買的同他自己要買的書。每星期去三次，談話兼用中英文。賈德納著有「中國舊史學」(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, 1937)，後來絕版，重印時我略加補正）精於目錄之學。除了對西洋漢學著作如數家珍之外，對中國日本學人的造詣，也頗了解。（他的博士論文是「清史稿康熙本紀譯注」因敘論太長，牽涉太廣，修改不易，沒有出版）我雖幫他中日文，在其他方面，實在是他的學徒。

一九三九年賈德納回國時，知道我要失業，特意留下一部百衲本宋史（好像還有一部後漢書，記不清了），請我替他用硃筆標點校對，每月仍有酬報，由柯睿格 E.A. Kracke, J. 代付。柯睿格是宋史專家，曾任芝加哥大學教授。另一位柯立夫 F.W. Cleaves，是蒙文蒙古史專家，也是在北平初見，後來在哈佛同系。

一九四〇年八月，賈德納忽然來了一個電報

，說他自己肯出錢邀我去美國一年，半時幫他工作，半時在哈佛研究院選課。這真是喜從天降。雖然辦出國手續等等，有意外的繁雜，費了好幾個月，畢竟在一九四一年二月初趕到哈佛上課。賈德納供給給我全部學費生活費一年有餘。一九四二年夏季，我得到歷史系的碩士學位，又得到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，以後就讀博士學位了。如今回想，如果沒有這段因緣，我真難想像今日身在何處，叫我如何不感激錢稻孫同賈德納呢！

賈德納患了健忘症

賈德納爲人，異常的忠厚正直。最喜歡幫助人，尤其是學生。洪煨蓮曾經說過：「賈德納這樣的人，如果將來不能進天堂，能進去的人就很少了。」我在賈府（5 Berkeley Street）前後住過多次，他們全家對我都極好。賈德納對我是特別看重，老早就對我說，希望我在世界漢學界中，能入第一流。我作研究生時他幫我英文，幫我法文，不知道費了他多少時間。可惜他太不自私，而且對自己的著作，定的標準太高，差一點的就不肯隨便發表，這樣把自己在哈佛得終身職的機會錯過了。大戰時雖先後在各大學教課，終不十分得意。以後健忘症慢慢發作。後來才知道是一種腦子裏管記憶部分的細胞失去作用，在今日是不治之症。他生於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，記憶力恐怕已經失去十分之九以上，有時連家人都認不清。但言談舉止仍具君子之風。我去看他時他往往會問我「您什麼時候來的（意指美國）？」又有時會問我說：「我有一位中國好友楊聯陞

，您認識不？」真令人有斯人而有斯疾之歎！幸而賈夫人身體雖亦不甚康強，保養還得法。現在把房子賣了，住一種旅館式的公寓。一子二女都已結婚，再下一代已有一十二位之多。賈公子名John，現在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任教、兼新生主任。賈德納的中西日文書收藏之富在美國個人之中要算罕有，也捐贈給布朗大學了。

唱和辭行難忘師恩

一九四〇年秋天，我作了一首詩向錢稻孫辭行：狂瀾既倒挽何時，頓覺先生兩鬢絲。學子誰憐無倚傍，成均聊與作旌旗。雅言共拾修辭典，蹊徑獨開譯古詩。叩別師門深悵惘，幾番為我賦緇衣。

錢稻孫和作一首：

變亂炎涼天不時，非關發注意如絲。心期萬頃波平海，願扯一帆風順旗。問俗喜君傳典故，慰情俾我讀新詩。秋深且耐銜杯味，珍重歲寒勤著衣。

所謂「譯古詩」，指的是「萬葉集」。錢稻孫對萬葉集有數十年的工力，連日本專家都相當佩服。譯稿全部用文言、或四言、或五言、七言、雜言。我有時在錢府看他自己細改譯稿，真是字斟句酌，而且寫字一筆不苟，實在敬佩。譯稿我在那時讀過若干首，但未抄錄。直到一九五六年，錢稻孫的「漢譯萬葉集選」才在日本出版（幫忙印校的，有平岡武夫在內），那一年錢稻孫七十歲，自序云：

日本古典，古事記與萬葉集尚焉，比于我之書與詩。纂輯當我李唐之世，而未有文字也。假我漢字以名其言。或假夫字音，或假諸義訓，所謂假名。固猶未省偏旁而為片假名，亦未效草體以為平假名也。古事記假名間入漢文，萬葉集則通篇假名。故假名之未為片若平者，亦曰萬葉假名。集凡二十卷，收古歌四千五百有餘首。上自仁德天皇之代，當我東晉之初，下逮天平寶字之年，當我唐肅宗時，其間四百有餘載。作歌者自天皇以至于庶民，遍布其域中，且多莫考姓氏。題曰萬葉，炫其歌什之繁，亦寓傳世之意。夫古典難讀，緣時代既隔，語言與政俗俱遷。萬葉則假名又為厲階，重以轉寫滋訛，傳承岐派。值我宋元而降，彼中代有篤學校註。明治以還，考證益臻細密。近則專學名家，蔚然文獻。有圖譜、索引、年表、傳考、方志、輿圖、辭典、語釋，乃至植物有專園、博物有專館。而猶有讀不成言之句，懸莫得解之篇。間嘗憑藉註釋而進窺其概，則信乎其樸質適勁，迥非後世和歌之比。史事有可徵焉，風俗有可見焉，方言傳說有可甄焉，尤多與我一脈相通者。竊惟日本我近隣，我之通其文者且濟濟。而瀏覽罕及其古典，將知彼之謂何？爰不自揣，妄試韻譯。以擬古之句調，庶見原文之時代與風格，然而初未能切合也。乃有客見而許之，傳聞于彼邦。于是其萬葉學泰斗佐佐木竹柏園先生名信綱，為選集中英華二百八十許篇，助予成之。

遂逐譯所選各歌，錄其原漢文之題與跋而略加疏說。別以己意增選二十餘章，合為三百餘篇。稿成，寄俟其國漢學大師市村瓚次郎為之覈正，十餘年不復聞問。比得竹柏翁書，則昔郵竟未達，而市村先生已作古矣！因復檢我舊篋，居然殘存當年草底若干束。重加理董修補，再寄海外，承彼邦漢詩巨伯鈴木豹軒先生權諸原文，定所未定。豹軒名虎雄，夙知名於我文學界。至是而業成于既廢，實海東三老有以終始之，不可不誌也。頃者排印有期，用粗述萬葉面貌，並記選譯之始末于端，以貢我國之覽及此書者。

我姑且從這三百多篇中，憑個人臆斷，選幾篇中國讀者比較容易欣賞的抄錄如下：

吉備津采女死時柿本朝臣入麻呂作歌

歌題一見不難解，而學者聚訟焉。（下略）

(二一七)

色艷秋山容，姿柔微風竹。彼姝意何居，春秋不自卜。露雖不終朝，霧雖不逾宿。我聞猶心傷，因嘗一過目。何況玉臂交，朝夕共帷幄。郎君悲空房，喪悼知彌篤。紅顏折中道，倏焉去何速。有如朝露忽，有如夕霧促。（四九五至五〇頁）

春相聞

藤原朝臣廣嗣櫻花贈娘子歌

贈歌風俗，摺箋為結，挾以折枝花。娘子不知何如人。（二四五六）

託將一瓣花，寄我百種意。丁寧在其中，幸勿輕見棄。

娘子之歌

(一四五七)

果然一瓣花，荷將百種意。無奈不勝負，斷枝先自棄。(八八頁)

乞食者詠

假託爲口唱吉語沿門乞施者之歌，作者無考，非凡手也。

(三八八五)

家居思愛郎，出門遠行役。韓國有神虎，生擒得八隻。將歸剝其皮，縫作牀氈席。疊疊平峯山八重，四月五日程其績。入山獵麋鹿，採藥貢后辟。曳足陟崎嶇，隱身在雙標。挾我八梓弓，握我八鳴鏑。凝眸屏息守其至，壯鹿來前嘆威威。今我爲君王，生死在旦夕。吾角飾王笠，吾耳勺墨液。吾目雙明鏡，吾爪弭弓脊。吾毫作御筆，吾皮作蓆革。吾肉爲王膾，吾肝亦爲膾。凡以供御膳，醢醬有吾齒。老奴但有此一身，七重八重花歷歷，爲我傳世庶噴噴。

右歌一首爲鹿述痛作之也

虎出朝鮮，故曰行役韓國。平羣山謂大和國生駒郡之山，今日矢田山。擒虎諸句，序引平羣山獵鹿耳。

(三八八六)

晃晃難波江，作虛我幽棲。荏葦就一豎，忽被君命催。奚爲徵及我，自審良卑微。召我豈爲歌，召我豈爲吹。豈爲操琴手，召我上丹墀。且往拜君命，夕宿飛鳥湄。置勿都久野，經歷到王畿。入從東中門，匍匐仰天機。從來牽牛穿鼻紉，但聞繫馬施繩縲。乃命曳足陟坡岡，剝取枋條五百枚。暴諸光天白日下，中庭唐確磨虺虺。晃彼難波瀝鹽滴，酌其初瀝滴中醜。復取陶人新作罍，今日往取明日回。于中滴醬塗予目，噴噴稱予予但謔。

右歌一首爲蟹述痛作之也

難波謂今大阪。飛鳥今奈良縣高市郡，時王

都在焉。置勿地名，今無考。都久野又作桃花鳥野，亦未有確考，要皆在高市郡(一三七至一三八頁)一九六三年作家出版社的「民間故事劇」五齣，作者木下順二(一九一四年生)，其第一齣「待月之夜」，就是錢稻孫譯的，一九六二年芝田稔先生告訴我，一九六一年作家出版社印的山代巴的「板車之歌」也是錢稻孫譯的，我至今未見。錢稻孫採用國語譯的文學作品似尚不止此，一時檢不全。至於錢稻孫早期關於史學考古學的譯著，如羽田亨的「西域文明史概論」，原田淑人的「從考古學上觀察中日文化之關係」，乃至池田宏梅原末治合著兩大冊「通溝」的中文附錄，對學人大有幫助，各大圖書館多有收藏，無須再介紹了。

聖文叢書 戴笠新傳

費雲文 著

全一冊定價貳佰元

本書係戰史學家費雲文先生精心傑作，全書各章多年前曾在中外雜誌刊載，經由費先生親自校正增訂，是一部最真實的戴笠最新傳記，要目：①戴笠其人其事 ②戴笠與中美合作所 ③戴笠與抗日殺奸團 ④戴笠與雷鳴遠 ⑤戴笠與現代警察 ⑥戴笠與鄭介民 ⑦戴笠鋤奸記 ⑧戴笠與毛人鳳 ⑨戴笠的幾個戰場 ⑩戴笠軼事 ⑪戴笠生平事蹟簡表。附戴笠珍貴圖照數十張，四百餘頁，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，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二百元，聖文書局出版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